

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

## 第十七回 梁夫人炮炸失兩狼 張叔夜假降保河間

詩曰：大炮轟雷失兩狼，那堪天意佑金邦。丈夫縱有乾坤手，枉送身軀死戰場！

又詩曰：

金將南侵急圍城，張君矢日效忠誠。非關屈膝甘降服，為保河間一郡民。

說話梁夫人聞丈夫、兒子俱已遭傷，將幼子托付奶娘夫婦先出城去，自己帶領家將人馬，來到關前。守關眾將上前迎接道：「番兵勢大，夫人祇宜堅守關隘，不可出兵。」夫人道：「列位將軍有所不知，我夫、子二人俱死於賊手，此讎不共戴天，如何不報？爾諸將們可將『鐵華車』擺列端正，把大炮設放三山口上，等那番兵近關，一齊推出『鐵華車』擋住，那時點放大炮，不得有誤！」眾將領令安排。

夫人帶了人馬，放炮出關，對著番兵，排下隊伍。旗門開處，夫人出馬。那邊兀兀四太子看見這邊調遣，暗暗的喝彩：「果然是女中豪傑，真個名不虛傳！」梁夫人喝道：「番奴！你是何等樣人？快通名來！」兀兀道：「某乃大金國黃龍府四太子，官拜昌平王、掃南大元帥完顏兀兀是也。南蠻婆，可通名來！」梁夫人道：「番奴聽著，我乃大宋天子駕前御筆親點兩狼關大元帥韓夫人，官拜五軍都督府梁紅玉是也。」兀兀道：「原來就是你！某家久聞你熟悉兵機，深通戰法，豈不識天時人事？某家統領大兵來取你南朝天下，如泰山壓卵。你若識時務，早早降順，不獨保全性命，且不失你之官爵，可細細想來。」梁夫人罵一聲：「番奴！我丈夫、孩兒的性命俱害在你手內，恨不得拿你來碎屍萬段，方泄此恨，尚敢搖唇鼓舌！」兀兀道：「你丈夫、兒子何曾死？俱被某家困在營中。你若降順了，我還你丈夫、兒子便了。」梁夫人大怒道：「休得胡說，放馬過來！」說罷，掄起手中刀，望兀兀就砍，兀兀舉斧相迎。戰到五六個回合，梁夫人那裡招架得住，祇得回馬敗下。兀兀隨後趕將上來。將近關前，梁夫人高叫一聲：「放炮！」那三山口上眾將正待開炮，不道霎時間滿天黑霧迷漫，祇聽得半空中豁喇喇一聲霹靂打將下來。那「九牛大將軍」一震，不想這炮轟天價響亮，兩邊炸開，把兩狼關打開一條大路。此一回，就叫做「雷震三山口，炮炸兩狼關」。那兀兀趁勢擁將上來，搶入關中。

梁夫人見炮炸了，也使不得「鐵華車」，關已失了，急得如喪家之犬，漏網之魚，祇得落荒而走。前面到一茂林，正待想要進去歇息歇息，忽聽得林中叫道：「夫人快進來，公子在此！」夫人勒馬看時，卻是奶公、奶母。夫人下馬走入林中，抱住公子大哭一場。奶公便問：「夫人出兵，勝敗若何？」夫人說：「關已失了！老爺、公子並無下落，諒已難保，我們如今歸於何處？」不覺淚如雨下。不表夫人在林中悲切。

再說那韓元帥在番營大戰，祇見番兵前後走動。你道為何？原來那些兵知道得了兩狼關，都想搶進關去，故此圍兵漸漸稀了。韓元帥奮勇往外衝來，卻見馬上一員小將被一番將趕下來。元帥細認卻是大公子，便高叫一聲：「我兒，為父的在此！」公子叫一聲：「爹爹！番將厲害，殺不過他。」元帥拍馬上前，舉刀望著那員番將劈頭砍下，正中了那將的頭盔。忽見那番將頭上迸出一道白光，刀不能下。看官，你道那員番將是誰？卻叫做奇渥溫鐵木真。只因他日後生下一子，名為忽必烈，卻是元朝始祖，故有此異。那奇渥溫鐵木真被韓元帥這一刀，吃了一驚，拖槍敗走。元帥暗想：「這番將有此奇異，日後倒有好處。」

當時韓元帥父子二人，並力殺出重圍，搖望關前、關上都是金兵旗號，祇得落荒而走，前到茂林之處。夫人在林內望見，大叫：「相公、孩兒，妾身在此！」元帥半驚半喜，就下馬來。公子亦下馬來見了母親，請了安。元帥就問夫人：「為何失了關隘？」夫人道：「祇因軍士報你與孩兒陣亡，故此妾身出兵，與你報仇。不意雷震三山，炮炸兩狼，故此把關隘失了，逃避在此。」元帥道：「此乃天意，非人力所能挽回也。」夫人道：「如今關隘已失，我們往那裡去好？」元帥道：「我等同往京城候旨便了。」於是韓元帥夫妻、父子，同著奶公、奶母，便一齊往汴梁一路而來，不提。

且說兀兀進了兩狼關，查點了倉庫錢糧，看見那「鐵華車」，便問軍師：「此車何人製造？」軍師回說：「昔日韓信造此車，困住了西楚霸王。今日狼主洪福齊天，皇天護佑，得破此關，可趁此銳氣，發兵進攻河間府，渡過黃河，那汴京指日可取也。」兀兀道：「如此，可即整頓糧草，起兵去攻河間府。」且按下不表。

再說韓世忠夫婦等來到黃河地界，正遇著欽差齊旨而來。世忠夫婦一齊跪接。欽差宣讀詔書，說：「韓世忠失守兩狼關，本應問罪，姑念有功免死，削職為民。」世忠夫婦一同謝恩，交還了兩顆印信。夫妻、父子一同回到陝西，不表。

卻說河間府節度使張叔夜，聞報失了兩狼關，兀兀率領大兵來取河間府，不覺驚慌，心中暗想：「那陸登何等智謀，不能保全；韓世忠夫婦驍勇異常，況有大炮、『鐵華車』，尚且失守，何況下官？」想定主意，就與眾將士計議。傳令城上堅起降旗，等金兵到來，權且詐降，以保一府百姓，免受殺戮之慘，等他渡過黃河，各路勤王兵來，殺敗兀兀，那時候將兵截其歸路，必擒兀兀也。諸將領令，端正降金。

不道那張叔夜有兩位公子，大公子名喚張立，身長一丈，方面大耳；二公子名喚張用，也是身長一丈，淡黑面龐。這兄弟兩個各使一根鐵棍，力大無比。這一日，同在書房中讀書，直到了午後還不見送飯進來。張用對哥哥道：「今日這等時候還不送飯來，敢是忘記了不成？」張立道：「我也在這裡想，不知何故？」正說之間，祇見書僮端進飯來。大公子道：「為何這時候纔送來？」二公子道：「敢是你這狗才往那裡去頑耍忘記了？該打這狗才！你怎麼連我二人都不放在心上！」書僮道：「今日雖則遲了些，還有飯吃，再過兩日，祇怕沒得吃了！」張立道：「這狗才，一發胡說了！為甚事情，就到沒飯吃？」書僮道：「二位相公坐在此間，那裡知道外面金兵殺來，潞安州、兩狼關俱已失了。如今將到河間府，我家老爺害怕，在堂上同眾將商量料理投降之事。一府亂慌慌的，故此飯遲。倘若那金兀兀不准投降，殺進城來，豈不是沒飯吃了？」張用道：「不信有這等事，我家老爺豈肯投降那韃子！」書僮道：「公子不信，外面去問，那一個不曉得麼？」說罷，書僮自去了。

大公子道：「難道我爹爹要做奸臣不成？」二公子道：「哥哥，我同你吃了飯去問母親。若果有此事，就向母親討了二三百兩銀子，同你逃出城去，迎著番兵拼命殺他一陣。若殺不過他，我們帶了銀子逃往他方，再作道理，何如？」張立道：「兄弟言之有理。」兩個忙忙的把飯吃了，回到中堂，見了母親說道：「爹爹為何要做奸臣投降番邦？是何道理？」夫人道：「你二人小小年紀，曉得甚麼？此是國家大事，由你爹爹作主，連我也祇好隨著他。」二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們要二三百兩銀子。」夫人道：「此時匆匆忙忙，要銀子那裡去使？」張立道：「我們要趁早買些東西，若等金兵進城，我們就不好上街去了。」夫人認為真，隨取了二百兩銀子，付與弟兄兩個。

兩個接了銀子，回到書房，捆紮端正，開了後園門，一路出城來。行不到二三里，正迎著番兵。弟兄二人見旁邊有一座山岡，就走上岡來，看那金兵如潮似浪，滔滔不絕。看了多時，越看越多，張用道：「哥哥，等不完了，下去與他打罷！」二人跳下岡子來，擺開兩條鐵棍，乒乒乓乓，將番兵打得落花流水，頭撞頭碎，額碰額傷，打死無數。那小番忙忙報與兀兀，兀兀傳令眾平章：「不要傷他，與我活活的擒將來！」眾平章傳令，將二人圍住。直殺到黃昏時分，張立不見了兄弟，心內自想：「此時不走，等待何時？」舉棍一個盤頭，使得勢大，打開一條血路而去。祇因天色昏暗，又走得快，因此金兵拿他不住。這裡張用也尋不見哥哥，衝出圍來，落荒而走。

那弟兄兩個今日失散了，直到了岳元帥三服何慶元，纔得會合。這是後話，不表。

且說兀兀拿不住他弟兄，當夜安營紮住，到明日發兵前往。將近城池，祇見一將遠遠帶人跪接，打著降旗，口稱：「河間府節度使張叔夜歸降，特來迎請狼主進城。」小番報與兀兀，兀兀上前看時，果然是張叔夜俯伏在地。兀兀在馬上問軍師道：「這個人

是忠臣，還是奸臣？」哈迷蚩道：「久聞他是第一個忠臣，叫做張叔夜。」兀朮道：「待某家問他。」便道：「你就是張叔夜麼？」叔夜道：「小臣正是。」兀朮道：「我久聞你是個忠臣，為甚歸降起某家來？莫非是詐麼？」叔夜道：「小臣豈敢有詐？祇因目下朝內奸臣用事，貶黜忠良。今潞安州、兩狼關俱已失去，狼主大兵到此，諒小臣兵微將寡，怎能迎敵？城中百姓，必道荼毒。故此情願歸順，以救合郡生靈，並不敢希圖爵祿，望狼主鑒察！」兀朮聽了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果然是個忠臣！老先生既識天時，仁心救民，是個好人。某家就封你為魯王，仍守此城。我的大軍，祇收你的犒賞，繞城而去，不許進城。如有一人不遵，擅自進你城者，斬首號令！」叔夜謝恩而退，叫眾軍搬出豬羊酒，犒眾番兵吃了，俱各繞城而過。來到黃河口，揀一空地，安下營盤，打造船隻，等待渡河，不提。

且說地方官飛報入朝，這日正值欽宗設朝坐殿，進本官俯伏啟奏：「兀朮大兵五□餘萬已近黃河，望陛下即速發兵退敵。」欽宗大驚，使問眾卿：「金兀朮兵勢猖獗，將何策退之？」當下張邦昌奏道：「潞安州陸登盡節，韓世忠夫婦棄關而逃，今河間張叔夜又投降，祇剩得黃河阻住。若過了黃河，汴京甚危。臣觀滿朝文武全才，無如李綱、宗澤。聖上若命李綱為元帥，宗澤為先鋒，決能退得金兵。」欽宗准奏，降旨拜李綱為平北大元帥，宗澤為先鋒，領兵五萬前往黃河退敵！二人領旨出朝。李綱雖是個有謀有智的忠臣，但是個文官，不會上陣廝殺。今金兵勢大，張邦昌明明要害他的性命，故此保奏。

那李綱回府，與夫人辭別。忽見階檐下站著一個長大漢子。李綱便問：「你是何人？」那人跪下道：「小人就是張保。」李綱道：「你一向在那裡？」張保道：「小人在外邊做些生意。」李綱道：「你可有些力氣麼？」張保道：「小人走長路，挑得五六百斤東西。」夫人道：「老爺可帶他前去，早晚伏侍伏侍。」李綱就命張保收拾隨行。

到了次日，宗澤來請元帥起兵，李綱接進，相見已畢。李綱便道：「老元戎，你看那些奸臣如此厲害，明明欲害下官，保奏領兵。老夫性命，全仗周庇。」宗澤道：「元帥放心，吉人自有天相。」二人一同出府上馬，來到校場點齊五萬人馬，發炮起行。一路來到黃河口，安下營寨。沿河一帶撥兵把守，將四面船隻收拾上岸。

宗澤寫下一封書札，差人星夜往湯陰縣，去請岳飛同眾弟兄前來助戰。正是：要圖定國安邦計，預備擒龍捉虎人。畢竟李綱和宗澤兩個，怎生退得金兵，且聽下回分解。